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吳 沈欽韓撰

藝文志

晏子八篇

劉向上奏臣向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杜參也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二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其書六篇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復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

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柳宗元曰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子思二十三篇

隋志子思子七卷叉音樂志沈約曰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御覽四百三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卽表記語初學記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晁公武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云云温公采之著於通鑑按此條見孔叢雜訓篇是二十三篇大約戴記說苑孔叢盡之矣御覽三百

八十六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又五百六十五子思子曰繫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

曾子十八篇

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晁公武曰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篇其書已見大戴記今按大戴記四十九至五十八卽曾子十篇也

漆雕子十二篇

韓非顯學有漆雕氏之儒

宓子十六篇

淮南齊俗訓客有見人於宓子者趙策作服子淮南書又作客論衡本性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

景子三篇

孟子書有景子

世子二十一篇

繁露俞序篇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世之德莫先於世故余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

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

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問李克語孝景帝詔文用之張載魏都賦注李克書曰言語辨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諺言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隋志一卷云似孔子弟子唐志卷同音樂志引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陸德明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荀子彊國篇稱公孫子語御覽三百六十引公孫尼子又三百七十五　御覽四百二公孫尼子曰道爲智者設賢爲聖者用

孟子十一篇

史記云孟子七篇趙岐章指題辭云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眞也今外書遂不可見荀子大略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說苑建本篇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法言修身篇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鹽鐵論引孟子曰論儒篇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盜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也伐功篇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

義而爲之强戰雖克必亡大行人注孟子曰諸侯有王

廣韻圭字注孟子云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考證顏氏家訓引圖景失形劉知幾史通引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李善注文選引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蔡伍被傳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藝文類聚引滕文公葬及惠子諫坊記註引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梁書處仕傳序孟子曰人之

於爵祿得之若其生論衡本性孟子作性善之篇此並

趙岐所云外書孟子疏云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時

合此四篇顏師古引聖證論字子車按孔叢雜訓篇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是王肅所據趙岐題辭云字則未聞此岐荒落耳師古未詳肅所得抑又陋矣

孫卿子三十三篇

劉向上云臣所校讐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按此云三十三篇或遂所敘歟

芊子十八篇 名嬰齊人

史記阿之吁子注劉向別錄作芊子張守節云顏師古音弭誤也蓋芊是楚姓此爲齊人

內業十五篇

攷證曰管子有內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周史六弢六篇

隋志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文選注四十六七略曰太公

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莊子徐無鬼橫說之則以金版六弢淮南精神訓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後書何進傳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注云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按此唐時篇目與今析爲六十篇者異也志所云春秋戰國時者葢因太公遺教而述爲書非是憑空創造宋人妄議今所不取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昭七年傳楚芋尹無宇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管

子兵法篇引大度之書

河閒周制十八篇

說苑君道建本篇有河閒獻王曰四章略見梗概

讕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

呂覽不廣篇甯越謂孔青說苑尊賢篇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皆甯越之書也

王孫子一篇

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文選舞賦注王孫子曰衞靈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史記集解李斯傳亦引王孫子又見藝文類聚

御覽四百五十七引王孫子新書二條其一郎衞䙅公事按隋志梁有王基新書五卷然則此疑王基不類古書考證云太平御覽引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按御覽四百二董安于曰敢問何歎簡子曰吾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公孫固一篇

十二諸侯年表論公孫固韓非之徒子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

李氏春秋二篇

疑李兒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

隋志一卷唐志作二卷誤通考宋吳祕註論衡福虛篇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祐鬼神是引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繹史一百三纏子修墨子之業以敎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子重之董子曰信鬼神何異以踰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

侯子一篇

魏有隱士侯嬴秦有方士侯生高祖有安國君侯公按說苑反質篇秦始皇後得侯生侯生仰臺而言曰臣聞

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其文八百餘言疑卽此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

魏策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卽此徐子也

魯仲連子十四篇

隋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舊唐志與隋同新志作一卷玉海藝文類書目五卷仲連退隱海上論著此書今惟存一篇卽史記正義所引文選注引大略同御覽一百八十四魯連子見孟嘗君於杏堂之門與鶡冠子兵政篇語相

似

平原君七篇

當次虞氏春秋之後

虞氏春秋十五篇

孔叢執節篇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按史記虞卿著書在魏齊死後且韓宣子至魯觀春秋春秋之名久矣韓非備內篇引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以春秋名何怪乎虞卿殆孔氏子孫傅聞失實耳

高祖傳十三篇

隋志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魏相奏高皇帝所述書

陸賈二十三篇

隋志陸賈新語二卷今見行十二篇按本傳稱凡著十二篇此二十三篇葢誤考證云存七篇葢所見非全本然其引吳儔謂輔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今輔政篇無此語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

考證云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賈山八

本傳載至言一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

隋志梁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文選注一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按孔叢中臧以所著賦與詩謂之連叢附於卷末然漢以列侯爲太常臧若襲父封則孔光傳絕不言及恐此蓼侯孔臧非彼所謂孔臧

賈誼五十八篇

與本傳同隋志賈子十卷錄一卷崇文總目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爲十卷蓋附誼傳今佚三篇昭帝始元五年詔曰通保傅傳卽新書第三十三篇也篇中多錯誤難讀亦有比次絕無理者盧文弨謂出鈔胥妄竄也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事見本傳後書張純傳純案河間古辟雍記欲具奏之按漢多以明堂辟雍靈臺爲一故謂之三雍又以爲在太廟詩靈臺正義異義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左氏說天

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雝皆無明文各無以正之以上許慎說　玄之聞也此鄭駁　王制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雝諸侯曰泮宮大雅靈臺之詩則辟雝及三靈與辟雍皆同處在郊矣衆家之說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雍同處辟雍即天子太學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雍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所以得太學移而辟雍不移者以辟雍是學之名不必常以太學爲辟雍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雍

矣鄭以靈臺辟雍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袁準正論申明鄭意又以辟雍非學云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日辟雍明堂者大朝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雍處其中今未知辟雍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雍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所能容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非宗廟之謂

禮記王藻疏禮戴說以明堂辟雍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詩正義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故分為三耳顧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

齒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堂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告朔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辟雝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記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為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云云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今按大戴記明堂外水曰辟雍或以為明堂

者文王之廟也盧辨注亦以或說爲謬大戴此篇蓋卽本於河間之對則始言之者獻王也明堂爲祖廟蔡邕等雖頗詞支衍其謬顯然若如袁準孔穎達以明堂辟雍爲二鄭亦無明文也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又漢本有太學元始五年復治明堂辟雍則三者並立晉則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又兩立見御覽五百三十五晉尚書大事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今本題春秋繁露十七卷其首數卷則公羊家言何休注亦竊取之以後則支詞雜說掇拾三代遺事野文駁多醇少與春秋義無涉隋唐志混列春秋類非也宋祟

文總目有八十二篇晁公武曰今通名繁露未詳南渡後亡紹興間董某進十卷程大昌謂其書辭意淺薄非董氏本書後胡榘得三十七篇刻於萍鄉縣學嘉定中樓鑰得潘景憲本增多四十二篇凡七十九篇爲十七卷不足者三篇而已隋志又有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近人江都凌曙爲繁露注

兒寬九篇

兩都賦序云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等時時間作

公孫弘十篇

西京雜說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志列儒家豈以

其名儒術進歟

終軍八篇

爾雅郭注漢武帝時得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廣韻引竇氏家傳爲光武時竇攸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一篇

隋志梁有吾丘壽王集二卷天中記引吾丘壽王論始皇旣幷海內以威力爲王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滂沱而盈溢故皇天疾威按藝文類聚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蓋固時已失其姓五十九有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

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以備關强秦之用兵云云天中記所引卽在此論中

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

積百官志注漢官曰鉤盾令吏從官四十人

儒家言十八篇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傳云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類萬言今觀其辭瑰瑋宏富賢良文學倉卒未能弘羊以賈人子亦稱今道古辭條豐蔚苟非出自鴻才未易辨也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新序

隋志新序三十卷録一卷通考崇文總目云新序亡其二十卷曾子固校定十卷雜事至善謀題云陽朔元年二月癸卯上總一百八十三章按宋御覽中時有新序佚篇近世盧文弨摭集之弁藝文類聚北堂書鈔文選荀子注凡五十餘條又集說苑逸者三十餘條按後人亦有雜入如御覽二百七十六劉向新序曰吳漢起於販馬立爲良將論其事則向殁已卅餘年

說苑二十卷

隋志二十卷劉向奏上云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閒書誣校讐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

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更以造新事上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說苑皆可觀按此說苑所載說異事與春秋傳相舛者本出舊造向復刪益之耳其云與新序復重則新序亦已先創云新者向更新之未知新序舊名為何耳今亦有事辭相同者通考崇文總目存者五篇晁公武曰曾子固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舊為二十篇然正是析十九卷修文為上下篇耳攷證李德芻曰闕反質一卷鞏分修文為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

世說

攷證曰未詳本傳箸疾譏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歸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隋志劉向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今列仙列士傳現行而志不錄

列女傳頌圖

隋志列女傳十五卷按本傳凡八篇曾鞏序曰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又云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按李善張衡賦注引劉歆列女傳頌曰材女修身廣觀善惡云歆作者久矣王

回序曰以頌義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按今本又逸去頌義大序及師氏毋一傳其爲八卷又非回之舊也其圖則向因畫爲屏風四堵班固敘傳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者是也自然不傳頌云畫之屏風初學記引別錄詳見敘傳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隋志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李軌注又十三卷宋衷注太玄經九卷又十卷宋衷陸績等注自范望至溫公集注並十卷陳振孫曰按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

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有首衡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與本經三卷共爲十四卷今注云十九未詳法言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敘傳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攷證蕭該音義曰桼別告下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困學紀聞云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愚按雄能卻富人千萬之錢而獨諛王莽豈亦有刀鋸加其頸而迫脅爲之邪

樂四篇二

攷證云未詳雄有琴清英按御覽引揚雄琴清英恐非此之樂也或王莽作樂經雄參爲之歟箴二下有脫字

後書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則雄見存應有二十八箴也晁公武曰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僕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御覽二百廿九有揚雄大官令箴二百卅二有揚雄上林令箴二百卅五有揚雄太史令箴及荆揚兗豫徐青冀幷雍古文苑卷十四有揚雄雍州牧箴益交十二州箴按王莽時交阯未爲州容有後人攙入初學記又云漢揚雄作潤晉等州箴御覽二百五十二揚雄爲河南尹箴彌外矣陳遵傳成

帝令雄作酒箴隋志又有揚雄集五卷御覽四百六十
九有揚雄演連珠
右儒五十五家
儒家者流
鄭目錄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
也以先王之道濡其身
伊尹五十一篇
呂覽本味篇伊尹說湯以至味全引其文應劭上林賦
注引作伊尹書則戰國先有其書也逸書王會篇又載
伊尹四方獻令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集解

引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亦圖畫其形按此劉向依其本書故能次第言之　說苑君道篇伊尹對湯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並就其書所釆也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隋志太公陰謀一卷　梁六卷又有魏武帝解太公陰謀三卷　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太公伏符陰陽謀一卷舊唐志太公陰謀三卷又陰謀三十六用一卷隋志太公金匱二卷　舊唐志三卷　太公兵法二卷又兵法六卷　梁有太公雜兵書六卷　又三宮兵法一卷　又禁忌立成集二卷枕中記一卷　自宋以來著錄家無之蓋六朝以前著書者喜託名古人唐以後道術之士多撰古人之

言以爲己書（如李太白陰經趙蕤長短經類）故前乎此不爲多人所扳援也後乎此無怪其少新名易故也秦策蘇秦夜發書得太公陰符之謀齊世家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是太公之書尙矣今按志云謀者即太公陰謀也言者即太公金匱凡善言書諸金版（羣書治要引武韜太公云云文王曰善請著之金版又文選注太公金匱曰詘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大戴記踐祚篇呂覽新書淮南說苑所稱皆是也兵者即太公兵法說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最其先亦管子書中所本耳（已別綴補爲太公遺書此不具列論衡語增篇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此則詭誕不經之談劉向所定者已然矣）

辛甲二十九篇

史記集解引劉向云封之長子左傳辛甲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韓非說林作辛公甲

鬻子二十二篇

隋志鬻子一卷唐宋著錄皆以冠道家葉夢得曰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其文太略廖仲容子鈔（當作庾隋志梁鄒令庾仲容子鈔三十卷）馬總意林並云六篇其所與行珪先後不倫恐行珪或有附益按今亦有十四篇標題甲乙數目雜亂不可曉又短僅不成章而列子天瑞黃帝力命三篇引鬻子賈誼修政下篇周文王武王

成王問於鬻子有七章皆本書所無其糟粕耳

筦子八十六篇

隋志十九卷今本二十四卷晁公武曰今亡十篇杜佑指略序云唐房玄齡注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按崇文總目云唐國子博士尹知章注劉向上奏云所校讐中管子書大中大夫卜圭書臣富參書射聲校尉立書太史書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

志不序河上公陸氏序錄云河上公作老子章句四篇

以授孝文帝與此篇目御合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　徐氏經說六篇

以上無攷隋志有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徵士嚴遵注老子（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老子指趣三卷毋丘望之撰）當緣未上中祕書故不錄後書耿弇傳父說學老子於安丘先生（注嵇康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仕宦號曰安丘丈人）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

隋志文子十二卷新唐志徐靈府注文子十二卷李暹訓注文子十二卷讀書志又有唐朱玄注文子缺府言

一篇晁公武曰李暹注其傳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
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
二篇劉向錄文子九卷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亦同
豈暹折之歟晁氏未攷隋志已十二篇也容齋隨筆云
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畧無與范蠡謀議之事馬總意
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按彼因計然字文子誤以此氏
爲彼字因合爲一家其謬也書爲淮南襲取殆盡莊列
亦時與之同十二篇並引老子之言而推衍之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术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

按與此全乖攷證云史記蜎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索隱正義皆無注今按枚乘七發便蜎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鉤鍼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蜎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一也愚謂玄淵似非人名李善蓋誤

關尹子九篇

其書久亡書錄解題云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劉向校中祕書九篇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蓋公授曹相國參相國薨書葬至孝武時有方士以七篇上來上以僊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家

始二年八月庚子上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得之殆皆依託也宋寶祐時道士陳顯微注書凡三卷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張湛列子注云關令尹喜字公度按官爲關令姓尹名喜也今世多誤讀列子呂覽皆有尹喜語而書中無之此全眞之徒白玉蟾之類所爲歟

莊子五十二篇

陸氏序錄司馬彪注二十一卷孟氏注十八卷並五十二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 郭象注三十三篇後人增足漸失其眞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意

修之首危言游鬼（御覽五百三十莊子游鬼閭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疫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惟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按晉人知尙玄虛攏落名物故郭本特為談玄者所宗宋王應麟采逸文若干條（見困學紀聞）而嚴君平老子指歸引莊子之語亦今書所無明焦竑云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大宗師中有文句溢出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

修豈此類邪按文選注三十五莊子曰庚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後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鬭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閒而鬭者止則非獨莊子有佚篇淮南又有佚解蓋梁陳閒義疏所引

列子八篇

劉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讐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隋唐志同

晉張湛注唐殷敬順釋文又有唐盧重元宋徐遹注讀書志云高麗國有列子十卷政和中宜春彭俞得其第

九篇曰元瑞若然高麗所得本傳在向校書之前邪其
妄明矣

老成子十八篇

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殷敬順釋文
作考成子

長盧子九篇

鄧析子云長盧之不士列子天瑞引其語蓋並時人也
史記孟荀列傳楚有長盧又齊物論瞿鵲子問乎長梧
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爲名此聲同字異一人耳御覽
三十七引呂氏春秋長盧子曰山嶽河海水金石火木此積形成

乎地也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

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魏國賢公子悅趙人公孫龍張湛云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按平原君時文侯歿且百年不得爲文侯子也詳古今人表

田子二十五篇

史記田駢之徒各著書莊子天下篇田駢學於彭蒙按尹文子大道下篇田子讀書彭蒙在側田子曰蒙之言然又似彭蒙學於田子也

老萊子十六篇

魏策或謂黃齊曰不聞老萊子之敎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抗志篇又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益記載者誤分為兩事也史記云著書十五篇與孔子同時大戴記將軍文子篇孔子語子貢老萊子之行則孔叢所記妄矣文選注十一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畢尚書沅道德經序案古有萊氏左傳有萊駒老萊子應是萊子如列御寇師老商氏以商氏稱老矣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當為魯人先

曾子死亦不當威王時

宮孫子二篇

鶡冠子一篇

隋唐志並三卷韓子讀鶡冠子云十六篇讀書志云十五篇通考晁氏曰按四庫書目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篇皆在後兩卷有十九篇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眞按宋陸佃所注自博選至武靈王十九篇然其中龐煖論兵法漢志本在兵家爲後人

博合耳其語多有可采柳宗元謂惟賈生鵩賦所引用者爲美餘無可者彼信遍觀之而定論邪何其鹵疎也韓子之言當矣

周訓十四篇

隋志有周書陰符九卷初學記十七引云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士以敬賢爲常蓋卽此類御覽亦引之

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

隋志道經部漢道書之流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列子天瑞篇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

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呂覽去私篇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賈子修政上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不具錄淮南泰族訓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此則至言要道眞道家之鼻祖漢時黃帝老子之言自名其學厥後轉遷大約自淮南王等箸書遞相剽竊故眞書反無傳焉志敘於此次第非也谷神玄牝之語爲老子所述豈虛也哉蔡邕銘論曰黃帝有巾机之法文心雕龍銘箴篇

帝軒刻輿几以弼違注皇王大紀帝軒作輿几之箴以警晏安御覽五百九十皇覽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誡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古之慎言攷證曰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王欽若先天紀帝作巾机之法以箸經蓋依此志爲說而傅合之吳越春秋禹按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

黃帝君臣十篇

五帝紀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御覽七十九尸子曰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

四方不計而耕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王欽若先天紀太公六韜曰風后力牧五聖爲七公則五聖五人也按此蓋雜記其君臣事迹爲後來言風后力牧大山稽等所本

雜黃帝五十八篇

力牧二十二篇

淮南覽冥訓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大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先天紀帝問張若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於推步之術

孫子十六篇

鹽鐵論論功篇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不稱兵法而言孫子似是道家之孫子

捷子二篇

史記作接子張守節引此志爲證原注武帝時說四字涉下曹羽而誤錯

曹羽二篇　郎中嬰齊十二篇

臣君子二篇

史記樂毅傳樂臣公善修黃老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此臣君子是也注蜀人乃上文誤移

鄭長者一篇

韓非外儲說右鄭長者曰田子方欲知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又唐易子對齊宣王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鹽鐵論丞相史曰吾聞諸鄭長孫云云未審即鄭長者否也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

按隋志列黃石公三略等於兵家似當在道家

右道三十七家

王氏攷證增素王妙論按其言但豔羡范之三致千萬

不知素王之妙安在此也或者後來纘貨殖傳而僞託乎隋志五行家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議二卷越世家集解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又曰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七略云司馬遷撰史記正義云二卷今僅見此語於太平御覽按此見御覽四百七十二又御覽四百四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子常南越范蠡師事之

道家者流

劉向序列子云道家者秉要執節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班氏即用其語隋志黃帝以

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按樂毅傳贊序其源流云樂臣公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爲曹相國師御覽五百十 嵇康高士傳以安丘先生從河上公遊又道學傳云樂鉅公曰安丘丈人皆誤

宋司星子韋三篇

呂覽制樂篇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

論衡變虛篇按子韋書錄序奏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按充所引者卽劉向奏也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 傳鄒奭始終書

按言終始者鄒衍非鄒奭亦不當在鄒子前律歷志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言黃帝已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

公孫發二十二篇

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發或臣之異名

鄒子四十九篇

文選注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史記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名有宜而符應若茲又如燕作主運索隱曰劉向別錄有主運篇武帝時嚴安上書稱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周禮司爟注鄭司農說引鄒子與周書月令同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鄒衍齊人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宋之故始皇采用之鹽鐵論論鄒篇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宏曠守一隅而欲知萬方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川谷阻絕陵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八瀛海環其外此所謂八極文學曰鄒衍非聖人作怪惑誤六國之君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也

乘丘子五篇

當作桑丘隋經籍志晉征南軍師楊偉撰桑丘先生書

二卷本此

杜文公五篇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

項羽本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

𠑽隱傳居國南鄙因以爲號著書言陰陽事

容成子十四篇

呂覽勿躬篇容成作歷此亦如黃帝泰素託名者也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張蒼十六篇

年表云張蒼歷譜五德按蒼不數亡秦當五運者是也

公孫臣言土德而黃龍見其偶中者耳本傳言蒼紬於

於臣蒼之術豈不如臣哉

鄒奭子十二篇

文選注三十六七略曰鄒赫子齊人爲之語雕龍赫按赫奭通

用史漢實要傳可知

閭丘子十三篇　馮促十三篇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本傳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

按五曹算經云一爲田曹地利爲先既有田疇必資人

故筭兵曹人衆必用食飲故筭集曹衆旣會集必務儲

畜筭食曹食廩貨幣相交質筭金曹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公孫渾邪十五篇

公孫賀傳云著書十餘篇

雜陰陽三十八篇

右陰陽二十一家

陰陽家者流

史記自序云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四時八位十二

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逆之者不死則亡使人拘而多所畏班論大略同通考陳氏曰班志論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至其論數術則又以爲羲和卜史之流而司星子韋不列於天文而著之陰陽家之首不知何以別之豈此論其理彼具其術邪今志所載二十一家之書皆不存無所攷究而隋唐以來子部遂闕陰陽一家　欽韓按所異者以其猶知據古訓匡時失若宰折唯屈宜咎之徒固足尙也他術數則曲藝守職而已漢使孝廉郎爲太醫令善方藥者非令也而將護之者令事陰陽卜史之同異亦猶是矣

李子三十二篇

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晉書刑法志律文起自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商君受之以相秦後魏刑罰志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今按李悝爲律家之祖三十二篇則其自著書

商君二十九篇

隋志商君書五卷新唐志或作商子讀書志云宋時亡

三篇又佚其二凡二十四篇通考晁氏謂司馬貞於史記商君傳末見商君書不知開塞之義以湯武尚力其道久塞今日啟之治者僞之民當前刑而法今本考之所謂又佚二篇者乃第十六刑賞第二十一無目又按第十五來民篇云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城必拔又云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又弱民篇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沙莊蹻發於內楚則皆在秦昭王時非商君本書也御覽二百九十七商君書曰民之見戰如餓狼之見兔則民可以用矣書中所無卽其佚篇

申子六篇

隋志梁有申子三卷亡新舊唐志仍列之御覽三百九十申子曰明君治國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正而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繹史一百十一察數十條其云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大抵爲韓非之所本史記云著書二篇注劉向別錄曰今民閒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考證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僑正其字按出御覽二百二十一

處子九篇

史記趙有劇子之言徐廣云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柰

隱日趙有劇辛後書酷吏傳注引風俗通趙有辨士處子處字注云亦姓風俗通云漢有北海太守處興劇字注云又姓史記燕有劇辛兩姓未知孰定也

愼子四十二篇

隋志愼子十卷舊唐志滕輔注通考一卷陳氏曰今麻沙刻本纔五篇非全書也按今五篇威德一因循二民雜三德立四君人五亦非完篇矣韓非難勢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云云呂覽愼勢篇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云云所引愼子皆亡篇也意林引愼子其云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

疎族親家貧則兄弟離不聽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其語爲雅俗所本高誘云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御覽五百二十三慎子曰禮從俗政上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惡之禮也此條集愼子者所未采

韓子五十五篇

隋志韓子二十卷目一卷唐宋志篇目明萬厤十年趙用賢刻韓子凡例云元何犿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三篇謂姦劫亡一篇說林亡下篇內儲說下篇亦微內似類已下亡數章今按古本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敎二

人相踶馬等凡十六條近本俱自上篇田伯鼎好士章迻接下篇蟲有蚘章遂謂脫此下篇其實未嘗亡也又據近刻六微後其闕二十八條亦按古本校定又宋本和氏第十三姦劫第十四文無闕時本乃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下迻接我以清廉事上句既悅和氏末章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今所校定一準宋本

史記韓非刑名法術之學而其要歸本於黃老索隱曰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

游棣子一篇

鼂錯傳與洛陽宋孟及劉帶同師軹張恢生此游棣與

劉帶聲同

鼂錯三十一篇

隋志梁有鼂氏新書三卷亡新舊唐志仍列之文選注二十六 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又賓戲 四十五 引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御覽九百四十四 朝子曰以火去蛾蛾愈多以魚毆蠅蠅愈至

燕十事十篇　法家言二篇

韓安國傳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則鄒田生亦法家之一也燕十事疑是燕王定國獄事

右法十家

攷證附入漢律令從之說文引漢律會稽獻鮚醬會稽獻蘱一斗又祠祀司命又能捕財貀購百錢又婦告威姑又祠宗廟丹書又告民不繇貲鍰二十二又綺絲數謂之絩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又嬰田莜草及其門首灑措又賜衣者縵表白裹又船方長爲舳艫又齊人予妻婢姦曰姘又見姅變不得侍祠周禮冢人各有差又大胥注漢大樂律日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酬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又典路注漢朝上計律陳屬車于庭又大司馬注贊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疏云此據漢田律又士師注野有田律朝士注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云舉漢賊律令按前後兩書注所引甚多不具列齊[illegible]太于光武紀注云漢律令亡愚謂非亡也魏晉以來增損用之耳

法家者流

莊子稱愼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

理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荀卿非十二子云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取聽於上取從於俗是愼到田駢也然此二人同術亦道家之支流而歆等列愼到於法家非歟

鄧析二篇

隋志鄧析子一卷唐志同讀書志曰文字訛闕或以繩爲漶以巧爲功令其書有無厚轉辭二篇瑣辭短章不似設無窮之辯以屈子產者劉向奏上臣所校讐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二篇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或稱子產誅鄧

析非也

尹文子一篇

隋唐志二卷乃分上下篇也書目云漢末仲長統得其書詮次爲上下二篇說苑尹文對齊宣王曰事寡易從法省易因其書言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大旨爲公孫龍所祖述龍又加𩲡瑣焉仲長統序稱其學於公孫龍非也晁氏又誤以形名爲刑名類未究其書者然以大道爲書而雜以山雞鳳皇宇長子曰盜少子

曰歐詼嘲無稽是禮服獻酬忽跳地作沐猴戲也

公孫龍子十四篇

隋志不著舊唐志三卷有賈大隱陳嗣古注晝錄解題今書六篇首敘孔穿事文意重複按六篇者蹟府一敘與孔穿會平原君家孔叢公孫龍篇同　白馬二言白馬非馬指物三言物莫非指而指非指通變四言二非一堅白五言堅白石三爲一名實六言物正其實以正其名滑稽遠不逮莊生皆辯其不必辯也荀子正名論曰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名疑惑人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此人歟三耳之理不勝孔穿餘緐之發復嗤子輿龍也奚

爲者也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同時

惠子一篇

莊子天下篇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倡爲萬物說說而不休猶以爲寡益之以怪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也莊惠相友其稱之者如此

黃公四篇

文選注三十四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焉

毛公九篇

右名七家

尹佚二篇

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天地之閒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按此卽尹佚之書保傅傳尹佚爲少師道與周召叶三代異物豈尙守胼胝之規巫鬼之說爲墨者之祖哉志列於此僎矣王氏考證曰按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魯惠公時當爲平王使史角往惠公

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意者史角之後託於佚歟

田俅子三篇

隋志梁有田俅子一卷呂覽韓非諸書作田鳩詳古今人表

西京賦注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厤

我子一篇

隋巢子六篇

隋志一卷容齊隨筆云馬總意林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諸子彙函隨巢子曰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隋巢曰鬼神之智何如曰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隋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

化育之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

賢於聖人王氏考證云藝文類聚御覽所引隋巢子郎

墨氏明鬼之語

胡非子三篇

隋志一卷意林引云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

聞墨者非鬬帶劒危冠往見胡非子而問之胡非言勇

有五等云云按其言與說苑善說篇林既語齊景公同

無稽之談彼此般演以是名家一錢不直始皇烈火惜

其不分皁白若此輩恨不盡空之

墨子七十一篇

隋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今本則九篇之外又十篇無目孔穎達大雅疏引墨子備衡篇當在其後二卷中也高氏子略曰墨子爲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闕可也惟其言近乎誣行近乎僞使天下後世信其說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加闢也欽韓謂墨翟徒能熒惑一世耳慮不足以及後葢目周衰文弊習詐僞以鉗世無所不至學詭則名高名高則榮利隨之如翟則巧僞之尤者矣不然彼猶是人也獨糟食苦衣爲孔曾之所不爲是賢於孔曾也使墨翟獨以堅忍刻厲

爲之猶曰性然乃其敎强窮里之毿士數且千百傳且
數世一聞墨子之風而人之能糲食苦衣摩頂致踵曰
爲天下吾是以知其僞也禽滑釐之徒盛可語於孔氏
之斷役無所利而率爲苦行雖商鞅之慘酷不能立其
法是必不惜百金之賞畀一木之移以爲標榜也翟之
讎牙赤舌孰可慕孰可畏哉及觀其書一則曰子墨子
游耕柱子于楚而遺墨子以金再則曰游高石子於衞
復曰子墨子任人於衞以遺其金少而反又云墨子勸
人學曰姑學乎吾將任子又云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
又云子墨子游魏越又云曹公子游於子之門處高爵

滕又云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又云墨子南見楚惠王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論其事稍知廉恥者所不欲宣而居然筆諸書者弟子輿師其誘迪之道誠如是也游揚祿利以招其徒勤苦節儉爲可憐之狀以干其主猶有不信則怵之以鬼則亦乞食之一道耳戰國之時竭民膏血養無用之徒何啻千萬奚在於禽滑釐三百人之游食哉所當誅絕者門戶既立飽食無事乃鼓其狂瀾誣毀大聖適當人心狂易失據之時世運剝撓無底之隙爲鬼爲蜮使後生小子中於隱微慴於心府使聖道蒙昧疑信相參而墨之

學乃高揭於世動曰孔墨是固大賢所痛心疾首如救焚溺故觀孟子荀卿之闢墨深淺可以定兩家之優劣矣逮乎後世天下一君浮僞日消使墨翟尚在亦無所沽衒況徒存糟粕之言師巫囈語乎使孟子當其際雖無辯可也然則後儒之助孟子張目者猶重視乎墨翟而未悉其姦欺也獨怪昌黎韓氏自詡於學以爲庶幾者猶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可謂喪其本然而亦有以窺其無所得也彼欲存其書者則又曲爲之辭曰其徒之所爲夫不有盜魁安能攻城殺吏苟非其師之說而徒敢倡爲非聖無法哉然則二氏之甚猖狂

者皆可曰其徒使然耶

右墨六家

墨家者流

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巳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韓非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其徒見於墨翟書者十數人呂覽有腹䵍許犯田繫秦盧參孟勝徐弱等百八十三人田襄子謝子康始果列子有東門賈孟子有夷之論衡有纏子 文選文賦注引纏子 淮南泰族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皆可使赴火蹈刃其私名門人如蛃聚蘧蟻慕羶揚秉稷下之徒未有若是之衆也

蘇子三十一篇

今見於史記國策者灼然爲蘇秦者八篇其短章不與秦死後蘇代蘇厲等並有論說國策通謂之蘇子又誤爲蘇秦是三十一篇容有代厲幷入王氏考證雜擧後漢書注御覽引蘇子者按隋志道家有晉北中郎參軍蘇彥撰七卷雜家有蘇道撰立言六卷後來徵用既無的指不敢信爲此蘇子也御覽四百六十九蘇子曰載貂騎之尾六百八蘇子曰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漢則魏晉人語無疑也

張子十篇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受捭闔之術十有

二章復受轉丸胠篋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溫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塡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得見其閫奧乎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按此注家欲尊其書而爲之說

附
鬼谷子三卷

隋志有皇甫謐樂壹注今所行者陶宏景注史記注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按秦策蘇秦

得太公陰符之謀篋練以爲揣摩鬼谷書有揣篇摩篇
謀篇有本經陰符七術則言蘇秦所似矣然說苑善說
篇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
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
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
又中其人之所善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
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史記自序云故曰聖人
不朽時變自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索隱曰
此出鬼谷據此兩家則別有鬼谷子其篇第多寡亦不
合蓋中書不敘故志無其目耳本十三篇今亡轉凡胠

[illegible]二篇　田完世家索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意林引鬼谷子云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御覽六百二十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諍事中君有諫諍無諂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又曰君得名則羣臣恃之此蓋鬼谷子亡篇中文句

龐煖二篇

疑後人并入鶡冠子

闕子一篇

文選百一詩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齊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十重巾十襲客見免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

燕石也燕今俗以履代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賢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藝文類聚又有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見事或是闕子正文也亦見御覽弓部隋志梁元帝有補闕子十卷御覽三百八十一闕子曰西施自窺於井不恃其美猶佐湯沐堯舜自窺於世不恃其美猶須才德況中庸而拒諫云云八百三十四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則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之務不在芳餌事之急不在辨言又有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此其詞飾非周秦人文字顯然可知王氏考證以徵闕子非也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荊子五篇

本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鄒陽七篇

說苑尊賢篇鄒子說梁王曰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主父偃二十八篇

考證說苑善說篇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云云按本傳偃學長短縱横術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皆載本傳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

右縱橫十二家

縱橫家者流

韓非五蠹篇從衡之黨借力於國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强也衡者事一强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事大爲衡未見其利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

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
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按游士之效如此洎乎
國亡則其徒錦衣玉食富貴已百餘年矣諸葛武侯曰
不圖從橫之事復見於今言其道最賤也張儀之惡甚
於蘇秦其歸則巫匠之殊耳何分優劣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繹史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
史也書盤盂中爲戒法或於鼎名曰銘文心雕龍云成
湯盤盂著日新之規田蚡學盤盂諸書按宋編御覽以
爲帝孔甲

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新書修政語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博物志處士東鬼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强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理至不通張華所記類如此 周書文傳解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又夏箴曰云云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伍子胥八篇

由余三篇

韓非一紀篇秦穆公問由余事比呂覽爲詳史遷采入

秦本紀新書禮篇引由余語

尉繚二十九篇

隋志雜家尉繚子五卷梁幷錄六卷舊唐志六卷梁惠王時人按梁惠王問者當在兵形勢家疑此別也始皇本紀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其計以散財物賂諸侯豪臣不過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策有頓弱說秦王賚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正與尉繚謀同頓弱與尉繚乃一人記異耳是此之尉繚也初學記尉繚子曰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御覽六百八十四引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諸侯

素冠素纓大夫以下練冠並類雜家言

尸子二十篇

後書宦者傳注尸子晉人也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隋志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公穀二家並引尸子未知卽其人否也郭璞爾雅注引尸子邢昺疏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又釋天疏云尸子仁意篇述太平之事又釋山疏尸子綽子篇云云證山有名密者宋初猶未亡故疏能據其篇章今惟勸學一篇稍完而御覽所引頗多三百二十九公輸般爲蒙天之階成將以攻宋事與墨子公輸篇宋策大略同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總十二紀八覽六論也十二紀紀各五篇八覽覽各八篇六論論各六篇凡百六十篇第一覽少一篇按不韋之書弘益良多以其與淮南並雜采諸書故入雜家然呂氏隸名篇各有指歸比於淮南市井販賣者懸絕且帝王舊物猶可窺尋所惜者秦僅處墨之徒本無儒者雖極崇王道終是旁門王氏考證糾其引夏商之書異於今僞古文者爲舛謬恐未能睨市門之金也

淮南內二十一篇

其要略一篇自敘也隋志許愼高誘兩家注並列今惟

存高誘注鼂公武曰許慎自名注曰記上今許注已亡文選注御覽等書閒引之或又以高爲許頗難識別景十三王傳云淮南王安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則是書之定論也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字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雖章分事彙欲成其篇而本末愈不相應且并其事自相舛錯如云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云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便遠方當諸子放言之時不自相考幾無一可信者又謂武王用太公之計爲三年喪

以不著人類嘻又甚矣按淮南襲文子此其顯然者若莊列愼韓尸佼呂覽兵家書無不弋獲今者九流僅存十一猶可追蹤若在當時按之殆無一字自作而自云字挾風霜推其盜竊虎符不亦拙謀易露邪篇中殊無芟截總集之才極其汎濫而止即如兵略一篇雷霆風雨之語至四五見其他可知高誘爲之注解并舉音讀實有裨於小學矣

淮南外三十三篇

本傳云外書甚衆高誘序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誘序云號曰鴻烈是先名鴻烈）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

外篇與此三十三篇不同葢其後或有缺矣按文選注引淮南莊子後解疑即外篇

東方朔二十篇

本傳載二篇隋志東方朔集二卷

伯象先生論一篇

御覽八百十一新序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四方之日久矣未能禆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是則未有異於府庫之藏金玉篋之囊簡書也又八百十三新序公孫敖曰夫玉石金鐵猶可琢磨以爲器用而況於人按今新序無之

荆軻論五篇

文心雕龍頌讚篇相如屬筆如讚荆軻注文章緣起司馬相如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

按此亦以贊爲論也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史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

雜家者流

隋志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

神農二十篇 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諸神農

許行爲神農之言其遺敎尙矣管子揆度篇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文子呂覽並稱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

鼂錯引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此則有古訓不必盡六國時也齊民要術種穀第三記勝之曰溲種法神農復加之骨汁糞汁

野老十七篇 六國時在齊楚閒

御覽六百十張顯逸民傳敘之然所謂野老特敘錄不顯其名耳按隋志梁有陶朱公養魚法 齊民要術引陶朱公養魚經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皮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公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 唐志有范子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貨殖傳裴駰按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

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意林引范子云計然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鳥喙不可與同利也顏師古貨殖傳注云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按文選西京賦注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御覽范子計然曰六尺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又有武都隴西等名明是漢人附益然其萬物錄獨非范子書見皇覽及晉中經簿高氏子略曰卷十有二意林亦云卷十二極陰陽之變窮厤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御覽四百一亦引之意林亦云並陰陽厤數之言則顏師古所云言萬物五方所出特其一篇彼勳闕而未見其書也今其書已亡越絕書計倪內經外傳枕中

二篇與越王言陰陽之數天地之圖即從范子書中采取耳枕中篇齊民要術引作范子（御覽八百二十一范子計然曰請問九田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願聞其旨計然曰諸田各有名其從一官起始以終九官所以設諸田差高下治進退也假令一値錢百金一値錢九百此略可知從一畝至百畝値是大之極也）此唐志所云范蠡問計然答也計然之書彰灼於漢必非僞造然史記著之而漢志遺之不知野老之即計然也（齊民要術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故無道之君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宰氏十七篇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唐志尹都尉書三卷齊民要術種穀篇氾勝之曰區種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減法似尹都尉名澤也御覽九百八十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薤蔥諸篇攷證引北史蕭大圜云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疑即趙過教田三輔者齊民要術耕田第一崔寔政論曰趙過教民耕殖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

隋志氾勝之書二卷齊民要術氾勝之書曰凡耕之本
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旱鋤穫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
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
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
得時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
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
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椓橛木長尺
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土沒橛陳根可拔
詩大田正義不知鄭氏乃引此而云月令注言農書不
知出誰書也至月令疏乃云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爲氾
勝之書由此可知孔氏雖冠名不出一人之此時二十
手或禮記疏承舊疏之文博洽之難如此

日以後和氣在卽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
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
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
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慎無旱耕須草生至
可種時有雨卽種土相親句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
此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孔出不
可鉏治反爲敗田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氣堅垎名曰
腤田及盛冬耕洩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腤田
皆傷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冬雨雪止輒以藺之
掩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凍蟲

死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按此乃草人土化之法故鄭注亦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賈疏不能引此淺陋又有區種九穀法曰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後書劉愷傳永平中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詳後疏證御覽八百二十三亦多引氾勝之書然不出齊民要術所引也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御覽八百二十二崔元始正論曰卽崔寔宣帝使蔡葵教民耕田三犂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樓皆取備焉一日種一頃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右農九家

農家者流

呂覽上農任地二篇皆引后稷曰任地以下三篇似全述古者樹藝收穫之法此農書之祖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說苑君道臣術並有湯問伊尹答其語誠淺薄

鬻子說十九篇

舊唐志於小說家亦載鬻子一卷文選注三十六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御覽三百一引作赤烏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御覽三百八十二引鬻子年九十見文王事按

此類小說也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新書胎教篇青史氏記胎教隋志梁有青氏子一卷錄一卷風俗通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師曠六篇

說苑辨物篇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

蟻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
駮馬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
辱三自誣者死云云又御覽三百六十九　瑣語曰晉師曠晝
侍平公鼓琴輟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墜牀傷臂公書
記之使問其傒果如其言按此類小說也說苑君道首
載平公問師曠人君之道
務成子十一篇
荀子大略篇舜學於務成昭韓詩外傳五　堯學於務成
子附志與外傳同楊倞引尸子曰務成昭之致舜曰避
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收也避天下之順從

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莊子天下篇宋銒尹文並稱尹文子十篇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荀子正論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鬭也又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非十二子與墨翟同稱則其言又類墨家孟子之宋牼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新書修政篇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

居譬其若火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說苑君道引湯同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

此方士所本史遷所云其文不雅馴通考黃帝內傳一卷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封禪書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

百家百三十九卷

御覽八百六十八風俗通按百家書宋城門失火汲取
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後書仲長統詩百
家雜碎請用從火

右小說十五家

小說家者流

滑稽傳東方朔博觀外家之語即傳記小說也文選注
三十一 桓子新論曰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
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詞隋志首以燕丹子冠小說
家漢錄無一存者

屈原賦二十五篇

自離騷至大招適二十五篇隋志專列楚詞一家云漢武帝命淮南王爲之章句旦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爲一篇并敘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按漢時朱買臣召見言楚辭宣帝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爾時自有專門可知其音讀非易也

唐勒賦四篇

御覽六百三十三宋玉賦云景差唐勒等並造大言賦

宋玉賦十六篇

考證云楚辭九辯招魂文選風賦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賦古文苑大言小言釣笛諷舞賦按笛賦非宋玉作

隋志宋玉集三卷

趙幽王賦一篇本傳作歌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楚辭章句王逸云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

賈誼賦七篇

隋志梁有賈誼集四卷楚辭章句云惜誓者不知誰所作或曰賈誼御覽五百八十二　賈誼筍簴賦曰纓擊拳以蟉虯負大鍾而欲飛古文苑有旱雲賦

枚乘賦七篇

隋志梁有枚乘集二卷考證云古文苑有梁王菟園賦

文選注王粲七哀詩枚乘集有臨霸池遠訣賦按西京雜記

又有柳賦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初學記有美人賦所謂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者也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羣臣賦四十四篇招隱入楚辭隋志集一卷梁二卷考證

劉向別錄淮南王有熏籠賦見御覽七百十一按古文苑有劉

安屏風賦

孔臧賦二十篇

考證孔叢子云臧書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叻作御覽九百二十七　漢太常孔臧仲尼之後以才學知名作鴞賦曰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鴞集我室隅異物之來吉凶是符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爲鴞喪用已咨我令考信通兼眞變性生家之天神修德滅邪化及其鄰　又藝文類聚有孔臧蓼蟲賦

陽丘侯劉偃賦十九篇、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考證藝文類聚有驃騎論功論而賦不傳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

傷李夫人及秋風辭隋志武帝集一卷

倪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

陽城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樂家所出琴頌應八此文選琴賦注劉向雅琴賦曰遊於心以廣觀臣德樂之愔愔楚辭有九歎古文苑有請雨華山賦

王褒賦十六篇

隋志王褒集五卷傳云作甘泉洞簫頌洞簫賦在文選楚辭有九懷文選注五十五　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縹縹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漢時

賦頌通稱聖主得賢臣頌亦其一也高誘注呂覽引班固幽通頌

右賦二十家

陸賈賦三篇　枚皋賦百二十篇

本傳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　嚴助賦三十五篇　朱買臣賦三篇　劉辟彊賦八篇以下唐宋類書無可考者不書

本文　司馬遷賦八篇

藝文類聚文選注引司馬遷悲士不遇賦

揚雄賦十二篇

考證云本傳作四賦志云入揚雄八篇蓋七略所載止

四賦也古文苑有太玄蜀都逐貧賦文選注引覈靈賦

御覽一覈靈賦曰自今推古至於元氣始化古不覽今名號迭毀請以詩春秋言之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按參與劉向同事者文選注七略又有尚書郎中北海展隆

孫卿賦十篇

荀子賦篇所載是也

秦時雜賦九篇

劉勰詮賦篇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本諸此

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別栩陽賦五篇

不知誰作梁庾信賦栩陽有離別之意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蕭望之傳宣帝時龍與張子蟜等待詔王褒傳有柳褒

右賦二十五家

客主賦十八篇

于曼客卿翰林主人蓋用其體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董仲舒有士不遇賦見古文苑

雜思慕悲哀列賦十六篇

雜鼓琴劒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古文苑有董仲舒山川頌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

考證劉向别錄有行過江上弋雁賦行弋賦弋雌得雄

賦

成相雜辭十一篇

荀子有成相篇楊倞云雜論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

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按樂記治亂以相鄭云相卽

拊也亦以樂拊者以韋爲之裝之以穅穅一名相因以名爲此則瞽矇之諷誦持此器以爲節故名成相亦歌賦之流考證云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

隱書十八篇

列女傳六無鹽邑女書於齊宣王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呂覽重言篇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願與王讔滑稽傳以爲齊威王猜于兇說苑正諫篇咎犯見晉平公曰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

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葢如今之謎語掌於叟卜筮者也又六韜陰書篇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故列女傳臧文仲拘於齊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詞云云在傳還無社申叔儀之語國語秦客庾辭於朝此則兵交使往又取尙於祕閩密喻也劉勰諧讔篇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朔與郭舍人爲隱舍人不服因曰臣□復問朔隱語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也者廻互其辭使昏迷也

右□賦十二家

高祖歌詩二篇

大風起兮鴻鵠考證云大風歌亦名三候之章 索隱侯語辭也沛詩有三兮故云三候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疑郊祀歌十九章樂書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按能通雅頌則郊祀歌無不可讀其辭句特外飾耳不料漢經生之陋如此若空守章句雖會五經家猶未能知爾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宋書樂志魏繆襲造鼓吹曲有獲呂布克官渡等曲其義本於此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此應指武帝𤓰子歌盛唐樅陽歌等也御覽五百九十二武帝集曰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為歌詩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當為臨江閔王榮作李太白集有擬臨江王節士歌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外戚傳有是邪非邪詩劉勰樂府篇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王子年拾遺記有落葉哀蟬曲未審其真偽洞山傳漢武帝思車子侯歌曰嘉幽蘭兮

挺秀草妖姪兮中唐華斐兮麗景風徘徊兮流芳皇天兮無惠至人逝兮仙蒋天路遠兮無期不覺涕下兮霑裳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乃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

文選有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但泛詠姬妾衽席之情而已不得本事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崔豹古今注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宋志相和歌曲有江南可采蓮又云第一平調第二淸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樂府題解云采菱曲等疑皆出於此又有楚妃歎按樂府楚調歌有怨歌行

燕代謳

上林賦文成顚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

魏有燕歌行

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宋志大曲有鴈門太守行歌洛陽令王渙葢本有此曲後漢取其音節以祠王渙爾樂府瑟調曲有隴西行

邯鄲河閒歌詩四篇

崔豹古今注陌上桑邯鄲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歌以自

明爲然未知此辭是前漢若後漢否琴操有河閒雜歌二十一章

齊鄭歌詩四篇

禮樂志有齊四會員齊謳員鄭四會員樂府題解齊謳行齊人以歌其地

淮南歌詩四篇

上林賦淮南干遮宋志拂舞歌有淮南王篇

左馮翊秦歌詩京兆尹秦歌詩河南蒲反歌詩

以上似郡官侍祠所奏樂曲禮樂志有舂倡員

黄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宋志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禮樂志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樂府散樂有俳歌辭南齊書樂志俳歌辭田侏儒導句 舞人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擿取之也辭云俳不言不語呼俳噏所俳適一起狠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膚耳馬無懸蹏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按隋志梁三朝樂設俳技

考證樂府集有黃門倡歌一首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

樂府有雜曲歌辭如蛺蝶行枯魚過河泣之類吳兢云樂府雜題自相逢狹路間行已下皆不知所起自君子有所思行已下又無本詞

雒陽歌詩至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以上疑皆祀神之歌曲折者若投壺禮記魯鼓薛鼓之節宋樂志苦寒行秋胡行等每於字下重二畫此歌者之曲折也又云今鼓吹鐃歌詞樂人以音聲相傳沽不可復解又漢鼓吹鐃歌十八篇按古今樂錄皆聲亂豔相雜不可復分豔者如魏武步出東西門行前有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三十七字爲豔此豔與辭分者也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曲折同篇

樂府瑟調曲有步出夏門行西門東門二行此其類

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後之迎送神弦歌本此

周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

宋志有漢鼓吹鐃歌十八曲一朱鷺二思悲翁三艾如張四上之回五翁離六戰城南七巫山高八上陵九將進酒十君馬黃十一芳樹十二有所思十三雉子班十四聖人出十五上邪十六臨高臺十七遠如期十八石留又崔豹古今注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

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按宋志默默篇爲折楊柳古辭古樂府有隴頭流水詞應在西京行用而志不錄當補者也沈約律志序朱贊博采風謠尤爲詳洽此志所本

凡詩賦百六家

自藝文類聚御覽諸書所載東京文辭頗多而此志所載略無遺言則知皆亡於王莽梁書張率傳率少好屬

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足之

浙江書局刊

朱葆儒校
張聯駿校
樊　熙校